双城记 何翼平

玉芝兰

来到成都，好友年轻的成功企业家小周，放下手里工作热情款待，陪了两天，最后一晚，要带我们去吃一家隐秘的私房菜，名号“玉芝兰”。

车停在一条偏静的小街，一扇黑漆大门紧闭，叩响门环门开启。地方不大，只有五张餐桌，厨房就在隔壁。迎面案头上摆着两件奇特的器物，是老板兰主厨亲自设计，到景德镇监督烧制的。特制的器物用来装食物，不用明火也能保证菜不会冷。所有餐具只有十六套，一盘一样，花色不同。这里不招待太小的儿童，贵重的器皿一旦破损，再造都难。

先上来六道小菜，装在六件形状花色不同的小盘中，豉香兔丁、米椒木、红汤牛腱、凉拌香椿，圣仔鳇五彩面是这里的名点，面细如发丝，放在一碗清而鲜的汤里，不见一点油光。羊肚菌锅边素、豆瓣鳗鱼、鱼香香菇，菜式不奇特，但一道一个味道，注明不用香精、味精、色素、罐头，做出不一般的味道全凭手艺。

晚宴上有两道菜要说一说。甜品燕窝雪梨之后，宴席已经结束，却又上来一道“甜烧白”，而且只有一盘。“甜烧白”是四川传统名菜，五花肉、糯米、豆沙，也有用莲蓉，取其全白颜色。将辅料夹入肉片，蒸至酥软，鲜香甜糯丰腴，咸鲜味浓，肥而不腻，取名独特。今晚这一道，是送给席上的梁先生。梁先生是企业家也是美食家、兰师傅的常客知音，小周请来招呼我们并做指导介绍。这道兰师傅亲送的“甜烧白”来头不小。

当晚，有一位外国人花重金要吃一餐全素，既是四川菜，又不能用荤腥重味，这道题出得很难，都是些什么菜，没有一一细问。就说这一道“甜烧白”，兰师傅用尽脑筋，形似味似，以白萝卜代替的肥肉以假乱真。

还有一道菜更值得一提。四川菜里必有鱼香，我们吃过鱼香鳗鱼，却又上来了一道不在菜单内的鱼香鳗肝，鳗鱼吃得多了，鳗肝还是第一次。兰师傅亲来说明，鱼香鳗鱼大徒不小心放多了姜，味道不够纯正，以此作为补偿，其实我们谁也没有吃出来。兰师傅一脸祥和一脸谦逊，解释说，“鱼香”做得多了，凡事愈容易的愈难。这是真理。

多少高薪诱惑，多少重金礼聘，都请不动，聘不走，兰师傅、师母、兰家姐妹一家人，守着这一方净土，一分纯真，一份从心底涌动出来的美味。

此山中 邓达智

华服！华服！华服！

伦敦上设计课，蒙时装历史老师提点，从此对华服另眼相看。Myra老师：文明古国当中，极少数拥有时装，中国绝无仅有，在不同朝代出现不同模式的服装，甚至在同一朝代不同时期，例如唐初、盛唐、晚唐，由于与西域接触，长安出现波斯人、欧罗巴人、阿拉伯人……唐朝盛世，文化开放，接受不同形式的影响，也因此在宋、明保守风气出现之前，造就中国历史以来最大胆、至性感的衣着模式与开放态度，例如低胸、透视、前卫化妆等等。

什么叫时装？即是与时并进，于不同年代面对不断更新元素的冲击，反映以簇新衣服概念与构造的产品，这便是时装。印度国服Sari，相传源自亚历山大入侵亚洲次大陆，随之而来的衣服文化改造。假若以上传闻属实，即是印度传统服装模式在二千多年前已殖入，奇妙来到今天出现的变化不见太大，纵使布料制作、颜色选择有所更变，但整体外形的变更并不明显，形象根深蒂固，Sari便是Sari，纵使英国人统治超过二百年，影响非常深远；大部分印度人，尤其男性偶尔穿着西装，整体说来，印度女性的衣着型格、神韵，在公元二千年之前，与传统变更不大，古今之间的分别痕迹不深。

有说日本和服源自唐朝中国，其实与唐服更近的，是韩国传统服装。和服较似源自秦、汉服，亦即前特首梁振英参与“第七届国际华服节”身上所穿、被坊间讥笑穿华服变了穿和服的类似模式。不论绘画或千百年来故衣留传，和服（吴服）几乎有史记载以来即如此外形，不变。中国经历数千年并多个朝代，所谓“华服”已无特定形式，所以梁振英所穿并未过界。笔者心目中最有风格，又吻合现代生活速度的华服，首推民国时期从清代旗袍演变而成的宽紧有度、男女皆着、非常潇洒的长衫。

■萧芳芳穿旗袍华丽登场。 作者提供

49年之后，香港随世界时装潮流发展开来的现代化旗袍，亦是一类与时并进的华服，非阔袍大袖的秦、汉模式。影后萧芳芳得美术家母亲熏陶，自少年时期便穿起旗袍，出席场合，必选择中式服装，在其个人艺术修养与衣服品味，芳芳穿着的华服水平，着实香港第一人！

发式生活 余宜发

发霉的房间

还记起多年前开始便发现自己有鼻敏感情况，当然很多人也会知道鼻敏感的来源可能是空气太差，或生活上的空间有些物质引发这个情况出现，包括尘螨。我也曾经因为这个情况去看医生，做了一些敏感测试，发现尘螨是其中一样令我会出现鼻敏感的情况。但自己因为需要用声音工作，所以有时鼻敏感不多不少也会有点影响，所以很讨厌这个情况出现。我发现其中令我出现鼻敏感的情况，就是天气转变，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会变得严重。

近期天气回暖了不少，而且每逢较暖的天气，我便没有鼻敏感，但为什么我的鼻敏感也没好转，所以不停在找原因。我曾在电台节目跟听众说到这个问题，收到了很多听众的意见，他们说：“可能房间经常封闭容易滋生细菌。”我觉得未必是这个原因，但我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所以两星期前，下定决心好好清理房间，才发现窗帘布背面已经发霉，而墙壁也有多处出现同样情况，所以我便先把墙壁的霉菌清掉，再把所有窗帘拆下来弃掉，才发现房间其实堆积了很多灰尘，所以你也可以想像得到，原来我经常跟着这些尘埃及细菌共处一室，难怪我的鼻敏感愈来愈严重，所以我狠下决心清洁房间，令它焕然一新。

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农历新年前，我也会把家里的墙壁涂上新油漆，而且每年也会有不同颜色，而这个责任通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负责，就是因为这个经验，多年之后，发现自己房间的墙壁发霉，所以我也想起可以把墙壁涂上新的油漆。

我算是一个有点计划的人，所以我先把窗帘布拿到商店让他们制造一些同样尺寸的新窗帘布，因为知道需要一点时间才可以拿到，所以在涂上新油漆前三天便已安排好，结果到房间处理好之后，新的窗帘布也刚完成。因为我现在居住的地方是租回来的，不是自己的物业，相信一般人也不会太过用心去令它焕然一新，但因为我这个情况出现的关系，不可能不去处理，最重要是改善我的鼻敏感情况。

亦适逢礼拜天没有工作，所以从星期六晚便开始处理，我先到五金店铺买了白色及自己喜欢的浅蓝色油漆，再买一些修补墙身的材料回家。星期六晚便先把所有墙壁涂上白色底油，而且现时的油漆很先进，已有防霉作用，所以我先涂上一层油漆，让它干了之后，礼拜天便涂上自己喜欢的浅蓝色，过程中其实有点辛苦，因为毕竟自己不是专业，只是凭着小小的经验去做，结果出来也很满意，而且感觉上房间已经没有以前的霉菌存在，睡觉的时候也觉得健康了很多。

希望就算在这个会发霉的天气底下，房间也可以保持干净，当然最希望是我的鼻敏感从此得到改善。

随想国 兴国

对自由的随想

人人都说人生而自由，可是人的出生本身就不是自由选择，人出生后，在负债的国家中便失去了不负债的自由。人长大进入社会工作后，如果被纳入税基中，便没有了不纳税的自由。

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两个字，就是自由。比如言论自由，人人都可以公然批评政府，因为大喊口号就是言论自由。如果不涉诽谤，打工仔是否都可以自由公开批评任职公司的老板？当然可以，但后果很可能是卷铺盖。做学生的是否有走堂的自由？当然有，只是要付出不合格重修的代价而已。 所以说，自由有时是要自我约束的，因为自由过后便要承担后果。

最让人感到疑惑的，就是学术自由。学术不是要经过研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之后，才成为学术的吗？怎么有大学生在校园内张贴一句口号式的标语，就可以说那是学术自由？口号如果能成为学术，相信世上最多的就是学者或者称为学术家了。

日裔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提出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后模式，是为历史终结论。到今天，已经证实了福山推论的错误。所以，还有人以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来立论，那样的学术研究，是否经得起考验？大有疑问。况且，未见学术上的论证，就公开畅言社会主义终结后如何，这算哪门子的学术？而且公开对此批评的言论便无限上纲到政治问题上去，这是学术上的言论自由吗？

这根本就是只准我发表言论学术的自由，却要扼杀他人置喙的自由，这又是哪门子的自由？

古今谈 范举

川藏铁路是史诗式工程？

有人说，青海到拉萨的铁路，是人类历史上最难修筑的铁路。因为地形复杂、泥石流和软土路段极多，需要很高的建筑技术。但是，青藏铁路和即将要修筑成功的川藏铁路作比较，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川藏铁路要穿过横断山脉，这是世界上地质最复杂，悬崖峭壁最密集的地区，在不少路段，在50公里里面，就要上升2,000米，铁路根本不可能如此急速上升，爬上了高峰，立即就要面对急剧下降的狭谷，横断山脉不少路段都出现了高低落差达到2,000公尺的峡谷，在建筑领域，这是全世界难度最高的“铁路过山车”。中间的上斜坡、落斜坡，一共是“八起八伏”，累计爬升高度超过1.4万米，相当于在最艰险、最复杂的高山峡谷之间，修建世界上技术难度最大的隧道和桥梁工程。

由于地势险峻，铁路所通过的路段完全没有道路，也没有修筑道路的条件，机械和建筑材料如何运进去，是人类工程历史未有解决过的难题。横断山脉由喜马拉雅运动时期欧亚板块与印澳板块急剧地碰撞，形成褶皱山脉。这里早已经是地震带，不少山上体和岩层已经破碎，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两岸陡峻，江面狭窄，属典型的“V”字形深切峡谷。

山崩、滑坡、泥石流和地震频繁。强烈的板块挤压，使得某些山体出现了巨大的应力，一旦开凿隧道，失去了下方的承载力，会出现巨大的岩石爆炸现象，造成崩塌，或者是插入岩层里面的墙体钢筋被扭断，造成护体墙崩塌或者严重漏水。

有的隧道内发生岩爆，烟状粉末和碎石四处弹射，危及人身安全；有的地方突然出现大量涌水，并夹有泥沙；有的洞内，出现高温，有害气体或瓦斯爆炸，有时候，基底隆起或下沉等病害。这都是工程进行中的大难题。横断山脉的隧道和桥梁，都有一个防止地震问题。全线运营长度1,838公里，造价约2,166亿元人民币，桥隧总长1,413公里，占线路全长的81%。

全线贯通后，川藏两地的间隔将被大大拉近，交通时刻将从目前的40多个小时缩短至13个小时左右。不少工程，从隧道里面出来，立即面临怒江的大峡谷，必须立即建立桥梁伸到对面的悬崖，再进入隧道里面。这样大桥就会离开河面700米。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厦，也没有这样的高度。狭谷里面两边都没有支撑点，更没有放置起吊设备的地方，怎样建桥？这需要很巧妙的工程技术和复杂的起重装置。这些难题都被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解决了。中国的工艺技术的突破，发明百多种新机械装备，还解决了加快施工速度的新的建筑方法。

沿途有很多车站，工程人员决定把这车站先行变成铁路的预制桥梁和桩柱的工场，建成了预制桥梁就用长达80米的多轮汽车，沿着路基运送到路轨的最前端，然后用延伸性的吊桥以滑轮进行安装，工场完成了预制件任务，立即变成车站和月台，一举两得，大大减少了工程成本。

川藏铁路是史诗式的工程，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建筑难题，这里都解决了。这种建筑科学技术，将为中国承建世界上最大的最难度的基建工程准备了十八般武艺。

百家廊 若荷

花一开，春便来了

春天的景色是美好的，美好得可以欺骗你的眼睛，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知道它有多么珍贵，多么匆匆。它隐秘地来临，悄悄的，不声不响，从不宣告，只让我们享受它的隐秘，见证它的美好，好让你来用心欣赏。春天的雨，总是将夜湿透，显得冰凉，像春风中的天空，洒下的透明泪滴，它们泼洒着，漏了一地，然后就有花朵，从隐蔽的地方游向路边，游向草丛，游向春天的四面八方，游向我们的心灵。

俗话说，九九尽，春意归。眼下九九已过，春天不经意来到，来得猝不及防，势不可挡。就像那天，我们去乡下采风，七八个人的队伍中，不知谁发现了一株刚萌芽的花树，便带了兴奋的声音喊：看，这是一株梅树吧？眼睛的世界里，总有一种美好，不管你在哪里，什么物体，美好地呈现出来。比如春天的花，比如秋天的树，比如夏天的草。

我们顺她指尖望去，果然在街道和街道错落的马路边，在墙根与墙根相依的一个夹道旁，墙头下，梅的丽影飘然而至。在那大多数颜色灰黑的树木中，在万物还未归春的植物间，一棵花树的枝头，绽出一点一点的蕾，圆而紫色的花苞中，现出一抹瑰丽的红，宛若缀在枝头的朱砂，勾画出浓浓的颜色。这就是她所认为的“梅”。这株“梅”，真的是一棵梅吗？或许她并不知道那花的名字，只是以花的形色命名。北方的人家种植梅花的极少，虽然偶尔也能遇上，但我相信那棵花并不是真的梅。根据时间来推算，梅花盛开的日子似乎比现在要早。在春节之前，或在春节过后，就有人在微信朋友圈中晒他们家乡的花了，他们那些家乡的花，其中就有梅。梅的冷艳，梅的高贵，被镜头渲染得深沉大气。那时候河水结冰，北方所有的树，还枝条灰暗，春色未染。

南方的气候温暖，吸引着北方的我把图片复制下来，久久地凝望画里的春天，想像着尚在寒冷时节里，一度梅开的盛况。数周后去一家工厂参观，院内的柳枝正披着鹅黄，不细看，真看不出它们正在那里悄然生长，春的水脉在横斜的枝间奔流不息。我听见有人问答：“快九九了吧？”“哦，刚好九九。”其实眼下，九九已经尽了，春天匆匆而至，我用手机拍了张照片传到记事本上，写下“看沿河的柳树，已泛出鹅黄，垂下的枝条，也已然柔润……”谁知两天过去，正当我要写这篇与柳有关的散文时，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在临沂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我应邀前去参加，上午九点开始往临沂方向驶去，刚进入滨河大道，就看见一条河及河边的柳，柔柔的枝条，竟然已绿芽满布，远远看去于春风中轻扬起舞。那可是一片春光啊，这一片春光，几乎染绿了滨河两岸。灵巧的鸟儿在柳枝之间欢愉翻飞，好像进入了鸟儿的天堂。

有人说，2018年的春天暖得有点出奇，那天的天气就显得很热。车行驶在路上，繁忙的交通运输加重了道路的热量，人坐在车里，几次热得出汗。我们坐在临沂大学图书馆的讲堂里，有人甚至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衬衫。当我听完课返回的路上，途经一座乡村公园时，那青翠的柳色更引人注目，沿岸的柳，如同一道柳的绿帘。啊，原来我生活的周围，柳色也已经这么深了。这个村叫花果村，这条河叫金水河。这里的河岸全是柳。这浩荡的柳，让山区的春天更加春意浓厚。这样的颜色，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彷佛是一夜之间，春风就摇落了鹅黄绿了枝头。

经过一条蜿蜒的村路，几幢民居坐落两侧。路中间，一辆电动三轮车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车把处，安了一只深红色的小喇叭，三轮车的车斗里，是一摞竹做的筛筐，一条陈旧的老粗布床单覆盖在上面。我听见喇叭里有声音在响。同行的师傅说，这是乡村卖小鸡的。不远处，正有几位妇人提了提篮向这边走来。车的主人并没走远。他把车挪开，我们从旁边小心翼翼地穿过，走了很远，仍能听见卖小鸡的声音，从那扩音器里传了出来。春天的绿色惹人眼眸，就连春天的声音，也是那么动听。

到田野里行走，车停在水边，沙滩旁边就是一片笔直的杨树，春天的密林中，树叶还没有萌生，一切都还是白杨的俏枝，枝干上，避之不及它们的“眼睛”。嫩绿的野菜从沙土中探出头来，喜鹊在野菜的行间气宇轩昂地行走，十分从容，丝毫没有因为我的窥望现出惊惧。同去的朋友说，在鸟类中，大多数鸟儿是以跳跃的方式行走，只有喜鹊和我们人类一样双脚交替进行。我细看了，果然如此，而且还是大步流星，像一路兴冲冲。在鸟儿的世界，它是羞涩的姑娘，还是鲁莽的小伙呢？黑白相间的翅羽和长长的尾，让人想起穿燕尾服的绅士。

“笃笃，笃笃，笃笃笃笃”，这是——啄木鸟用嘴敲击树干的声音。它们用这种方式取虫，充饥。那声音之大，传之遥远，令人惊奇。一个短促的“笃”声，后面便连续不断，有如乐曲中的颤音。怪不得躲在树干里的虫子，会应声而出，寻求更安全的地方求生。却不知正有一个庞然大鸟儿，正欲对它大快朵颐。我好像听到细微的声音，那是一切昆虫离开洞口，走向阳光下的细软泥沙，寻找食物的脚步声。

在北方，最能代表季节的是平静的池水。晨光中，我看到一池春水，在春光下微漾。春天的池水，是浅绿色的绸缎，温柔地捧上一捧，便会顺指尖流走，让人眼前现出一幅流水逐花的意境。春水，总能波澜不惊地带走落花。早春时节，还不到落花的时候。雨润如酥，被雨水打湿的泥土，松软的脚下，像是有春芽萌生。冬天的水上公园，大人小孩喜欢去结冰的园中滑冰，尤其是那些孩子们。水很浅，冰也不深。然而一到了春天，冰溶化后，水就变得深了。或许它本来就深，只是结冰后看不到底。春水柔软地微漾，绸缎一样皱起涟漪，水色绿如翡翠，彷佛捧起一捧，就能切割成一块绿色而厚重的挂坠。杨柳萌芽，迎春花和连翘适时而开，它们的花蓬蓬勃勃，明晃耀眼，灿烂的面容如在欢笑，彷佛这个春天是它们的节日！

这天早上，我仍然是出门散步，竟然看到了一树又一树的白玉兰花。在我的印象里，北方的玉兰花树，应该开在清明时节，二十多年前，单位组织去烈士陵园扫墓，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白色的玉兰花。在去往墓地的夹道中，一朵一朵的白花抱枝而立，在那周围环境绝无一叶的早春，显得那么洁白，那么肃穆。以至现在，每每望着洁白的玉兰，心田总会生出柔柔的情愫。从此的心里，只要看到玉兰花开，总感觉需要怀念着什么，这种怀念与爱、与心底的敬佩同生。

世间万物，或许都有一种情感，尽管生命已经走到尽头，然而那份心系情牵，仍然绵绵不绝。

演艺螺影 小蝶

借四书之题发挥的舞台剧

两年前，香港艺术节上演舞台剧《论语》。今年则先来一出《大学之烈火青春》，跟着又有《中庸之幸福学堂》。在同一届的艺术节中由同一名创作人导演和编剧两个由艺术节制作的剧，而在三年内上演三出由同一位创作人编导的话剧，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很想知道为何大会会有这个安排。

上年的《香港故事》三部曲虽然也是在同一个艺术节中出现，但三个剧本来就是一个剧，都是环绕着同一家人，在同一个地点（家的客厅和饭厅）中发生的故事。直接来说，就是老舍的名剧《茶馆》、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和陈尹莹博士的《花近高楼》的编剧模式：在舞台上讲一个同一群人物角色在同一个地点于三段不同年代的经历的故事。

因此，艺术节在同届中同时上演这三个各自占了一个半小时的演出时间的制作是可以理解的。我还记得去年我是先看第一剧，跟着却因购不到紧接演出的第二剧而先看第三剧，隔了一星期才看第二剧。虽然我这样跳看，但由于那是一个环绕着同一群人物的故事，所以我仍然看得清楚明白，亦明白大会这个安排的意义。

反观《大学之烈火青春》和《中庸之幸福学堂》，我却觉得二者并无放在同一届演出的必要。因为在前者出现的人物大部分都不再在后者出现，甚至连主角也只是在后者的角色的忆述场面才偶尔出现；而在后者出现的人物又不是前者的人物，编剧在前者亦并无写下伏线安排她们出现。还有，二剧发生的时间固然不同，空间也完全不同，题旨亦更加毫无关联。因此，这两个根本就是完全独立的戏，并不需要观众在同一届艺术节中一气呵成地观看。

我相信之前上演的《论语》应该有不俗的口碑，所以大会才会再次邀请编导者合作，在今年制作续以中国四书的其余二书为名目的《大学》和《中庸》。我认为若然要创作“四书系列”，从而“借题发挥”，以四书为名目，从而引申至讨论其他议题——如《大学》要说的是“大学”生的“烈火青春”的故事；《中庸》则探讨“中庸”之道会否不再是现今香港社会一间培育社会未来主人翁获得“幸福”的“学堂”的教学宗旨——是可行的。这种做法并不创新，拈手拿来的，就有林奕华的“小说系列”——由中国四大小说至外国的《小飞侠》，都是以这种模式创作。

意念是否创先河其实并不重要，制作的水平、剧本探讨的内容、情节的铺排、导演的手法、演员的演技等等才是令观众觉得是否吸引的原因。我觉得在两个星期内要同一名本身已经非常忙碌的编导者兼任两个创作的灵魂人物，未免令他感到吃力，顾此失彼，较难做出精炼的作品，亦令观众今年失去一个欣赏另一名编导者的舞台创作的机会，实在有点可惜。

四书已演三书，未知大会会否有在数年内上演《孟子》的计划？既然是“借题发挥”的创作，我忽发奇想：会否取其近似的广东话发音，请来绰号“万子”的演员万梓良担正戏轨演出一出《孟子之So What？》？（一笑）。